

风干荸荠在想你

□ 明前茶（南京，媒体人）



老妈让我猜小碟子里藏着什么好吃的，原是五颗皱缩风干荸荠，江南常见的小零嘴。在冬天，选择个大乌红无虫眼的荸荠，擦掉泥土去芽，不洗，不晒，不烘，就放在大竹篮里，吊在门廊上等待霜风慢慢吹干。大竹篮每晚得收进屋里，以防招来老鼠和野猫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荸荠的皮慢慢变皱，颜色渐渐变为深紫，个头也缩小了很多，吃的时候，已经不能用小刀或刨子去皮，只能用门牙将干缩的表皮一点点去除。比起生鲜荸荠的脆爽清甜，风干后的口感更软韧甘甜，非漫长的等待不能成形。

小时候，外婆常做风干荸荠；如今，老妈也到了当年外婆的年纪，但近两年她腰腿不便，这风干荸荠显然不是她做的。

一问，是她选的搭伙食堂买饭菜、送小点心。而所谓搭伙食堂，指她家附近的那类助老食堂。老妈退休前是医生，口味又清淡，为了吃得可口卫生，她“货比三家”，最后选择了街道办的助餐点。“菜色都差不多，不过，街道办助餐点的负责人郑嫂是个有心人，会随手做些适合老年人吃的小零嘴儿，像藕粉圆子、红糖麦饼、烘青豆……怀旧的味道。”老妈笑道。

去郑嫂那儿吃饭，也就变成了老妈约会邻居和好友的时光。她们说说家长里短，分享保持健康的经验。当郑嫂来赠送点心，气氛便达到了高潮。有的老太太感慨：“风干荸荠我也会做。我孙子小时候，我带了他六年，经常给他做了吃。现在这小子已经上小学六年级，很少回来看我啦。”“是呀，

只有咱们惦记孙辈的份儿，他们忙，恐怕也没工夫想念我们吧……”而郑嫂则插嘴：

“既然想孙子，那就打电话，让他有空快点回来！你不表达想他的心思，他怎么有工夫想起你来？要是你实在抹不开面子，就换一种说法——家里晒了一篮子风干荸荠，荸荠在想他。还有你家的猫，等着他来撸；还有你家的钢琴，如今只有奶奶的手在摸索弹奏，钢琴也在叹气呀，它也想小主人……”

老妈转述了郑嫂的这些话，若有所思。脸上有恍惚，有惊讶，也有醒悟。忽然，她交代我说：“轩也很久没回来了，你快去帮我买半篮新鲜荸荠，再买上两斤慈姑。郑嫂说，天冷荸荠甜，人老等孙回，都是真的。”



叶之彩

□ 尹画（上海，白领）

初冬的上海，有极美的色彩。

鹅掌楸、栾树、北美枫香、银杏、悬铃木……这些行道树的叶子，将马路、将大地点缀成质感丰富的风景油画。

无患子的叶子变成明媚的黄色，我捡起一片落叶，小心地夹进随身带的本子，打算回家做一枚叶脉书签。黄连木的叶子则红得发亮，看见有个小女孩捡起一片，跟妈妈说这是一份礼物。

我最喜欢的，还是银杏。去慈云街看金色的银杏树，只觉它让冬季亦变得温暖可亲，更增诗意。去年，我有幸聆听了一场银杏林中举办的音乐会，舞台铺着纯天

然的金色“地毯”，美声与美景相得益彰，此间情境，恍如天堂。

巨鹿路的悬铃木也变成了金色。悬铃木的叶子像鸭掌，又因形似梧桐叶子，所以悬铃木在上海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别名：法国梧桐。据说张爱玲尤爱此款植物，作品中常见悬铃木的身影。《金锁记》里，她形容道，“稀稀朗朗的梧桐叶在太阳里摇着，像金的铃铛”，是很动感的一幕。张爱玲还在《中国的日夜》里写了两首诗，开头一首的名字叫《落叶的爱》，乃因看到路上洋梧桐的落叶有感而发——“慢慢的，它经过风/经过淡青的天/经过天的

刀光/黄灰楼房的尘梦/下来到半路上/看得出它是要/去吻它的影子/地上它的影子/迎上来迎上来……秋阳里的/水门汀地上/静静睡在一起/它和它的爱。”把叶子的飘落，诗意地形容为和影子的相爱。

“City Ride”赏落叶之时，我也时常会仰起头来望一望树。一棵树，因四季轮转展现不一样的模样，从春夏到秋冬，仿佛一个人从年轻走到了衰老。聂鲁达说：

“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”感谢冬日的树木，给我一个感触生命脉络的机会。